

飛越迷霧

文 / 黃靖玲 花蓮慈濟醫院社工師

初見阿芳，就是一位帶著大陸口音的女生，述說著先生雖有工作，但總對她大呼小叫，就連這次生病也不願意陪她來看醫生。聯繫先生後，先生表示工作非常忙碌，他很關心太太的情形，但不過是小病一場、阿芳自己來就好，還說不好意思讓我打了電話。

事情過了半年左右，救護車送來一個看似中風的女性，醫生診斷為「毛毛樣腦血管疾病 (Moyamoya disease)」。因為聯絡不上這名女性的先生，所以要我幫忙找家屬；而她，就是我半年前認識的阿芳。阿芳這病說來奇怪，就是腦袋中呈現瀰漫霧狀的感覺，表現在臨床上是中風的情形。也因為這場疾病，讓卅三歲的阿芳在我認識她往後六年的時間都躺在床上，而且沒辦法跟我交談。

異國婚姻 辛苦的開始

臥床的阿芳需要家人從旁協助關懷，但我屢屢跟她的先生聯絡，不是工作忙碌、就是表示忙著幫太太求神問卜，

所以一週只有一個晚上可以來院探視，而這辛苦的全程照顧落在了人力不足的護理人員身上。初期我們協助請了看護照顧，而阿芳的先生也同意盡快申請阿芳在大陸的媽媽來臺探親，以便分擔照顧阿芳的工作。

協助的過程中，我們多次聯繫政府相關單位，但礙於法令，當時阿芳尚未歸化取得臺灣人民資格，生重病時無法申請相關社會福利（例如身障手冊），如此一來也影響後續長期安置單位的申請；再加上唯一能夠負擔家計的先生也無法撇下工作來照顧阿芳，我們勢必要從民間基金會著手。開始尋求資源才發現，因為國籍以及後續照顧的壓力，在民間的幫助亦是有限，僅能申請到一個政府部門的急難救助金，以及專門關懷外籍配偶基金會的支援；再來就是原先嫁到花蓮、跟阿芳同樣來自大陸同鄉姊妹的部分協助。後續安置的部分，最後是尋求了慈濟基金會的協助。

阿芳媽媽終於來臺灣了，這一來，

開啟了她五年來回臺灣大陸之間七趟的旅程。阿芳媽媽說，原先阿芳在大陸有一段婚姻，但因為前夫對她不好，為了不希望女兒受苦，所以在媽媽的主張下，阿芳帶著當時還小的孩子離開了先生。當時又聽旁人提及嫁到臺灣有多幸福，於是透過介紹認識了阿芳的先生，沒想到這是阿芳另一段辛苦的開始。

雖是過客 陪她到最後

阿芳剛嫁來臺灣一年半，因為受不了先生的碎念、不體貼、不拿家計回家，再加上經濟的壓力，透過慈濟基金會的協助，阿芳決定買機票返回大陸。無奈禁不起先生再三保證會好好照顧她，於是又回到了花蓮，結果回來不到一年就生病臥床。阿芳媽媽非常難過，認定是自己一手將阿芳推向火坑，是她害了自己的寶貝女兒。

在媽媽多次往返大陸臺灣的過程中，一向關心女兒的阿芳父親因為感冒引發肺炎往生，辦完後事後，媽媽再次藉由探親來到臺灣。這次她看起來明顯地蒼老了，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，阿芳媽說，不曉得以她的身體狀況還能來回臺灣幾次？腿腳漸漸沒力氣了、眼睛也花了，連唯一支持她這樣往返臺灣的老伴也走了。深談之後，我請媽媽考慮阿芳往後的日子，是要讓她留在臺灣領身分證、獲得臺灣的福利，還是想讓阿芳回到從小生長的故鄉？

由於多年的臥床，導致阿芳身體虛弱必須住院，讓媽媽毅然決然地下了決定，要將臥床無意識的阿芳帶回大陸。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，我們希望讓阿芳盡量不要舟車勞頓，不必轉機就可以抵達離老家最近的機場，還請航空公司配合拆卸九個機位，申請特殊通關等等，當然還必須請醫師評估阿芳的狀況是否可以上飛機。

終於，到了阿芳要離開臺灣的那一天，登機前，阿芳媽很感性地告訴我，在臺灣，醫院裡的醫師、護理師還有社工師就像是她的親人一樣，對待她這個「大陸同胞」一點都沒有分彼此。雖然每每來到臺灣，就只認識桃園機場、臺北火車站、花蓮火車站還有花蓮慈濟醫院，但很感恩有我們當阿芳生命中的貴人。這一別，她說不知何時有機會再來到花蓮，但永遠都不會忘記在花蓮的美好，她每天都會燒香祈禱，祈禱「恩人」平安。

阿芳終於回到她的故鄉了，媽媽時常打電話來報告狀況，但阿芳還是在一個半月後因為肺炎往生。阿芳媽在告知訊息時說著：「女兒走了，雖然很難過，但要開心的是，她畢竟是回到家中走的。」我想，這也真的算得上是落葉歸根。

身為社工，我們當了很多人的過客，更有可能是陪伴他最後一段路程的人。如何好好對待我們的病人，讓他們有一個善終，我想這是我們一直都想做到的事情。🌱